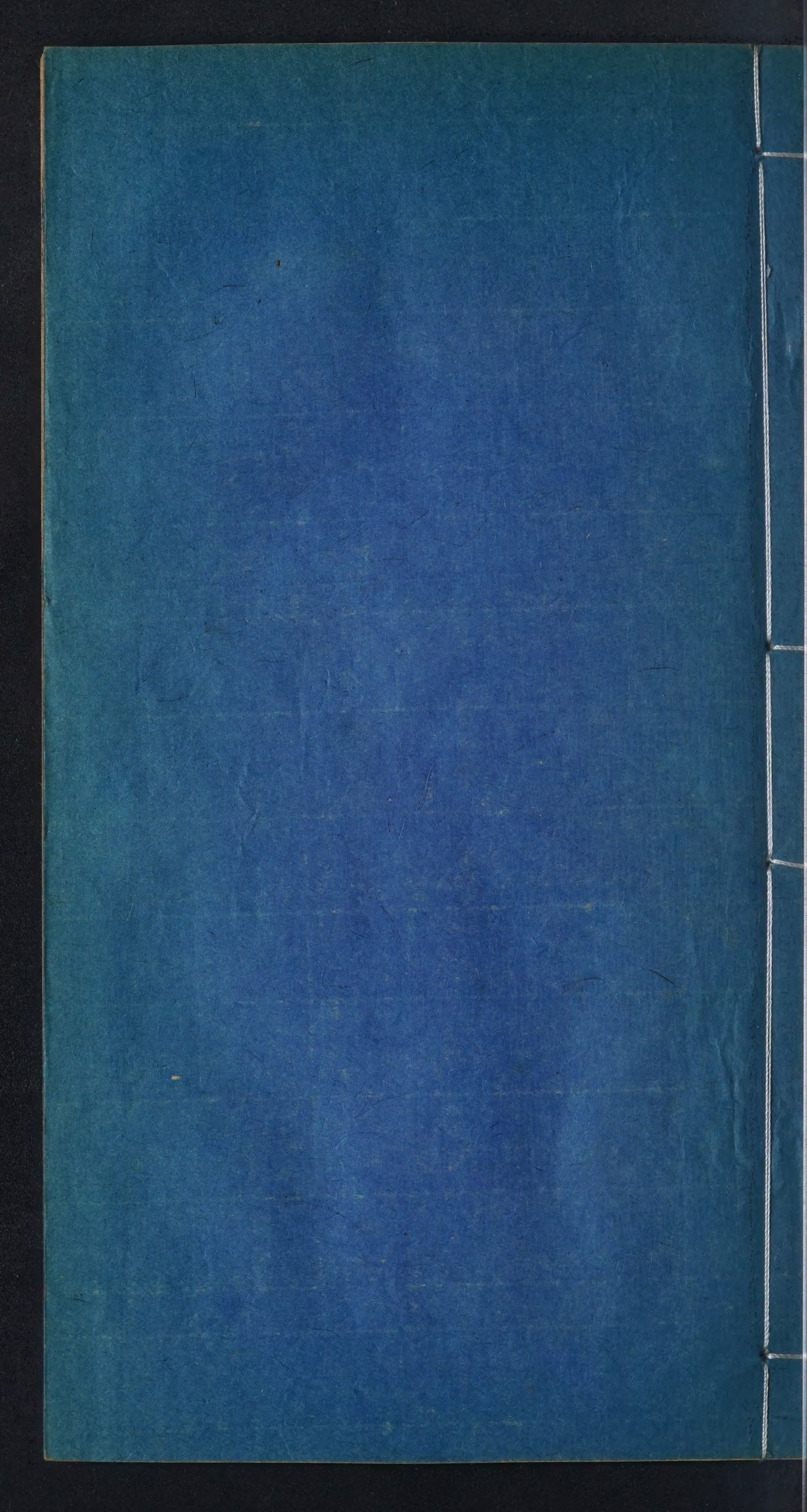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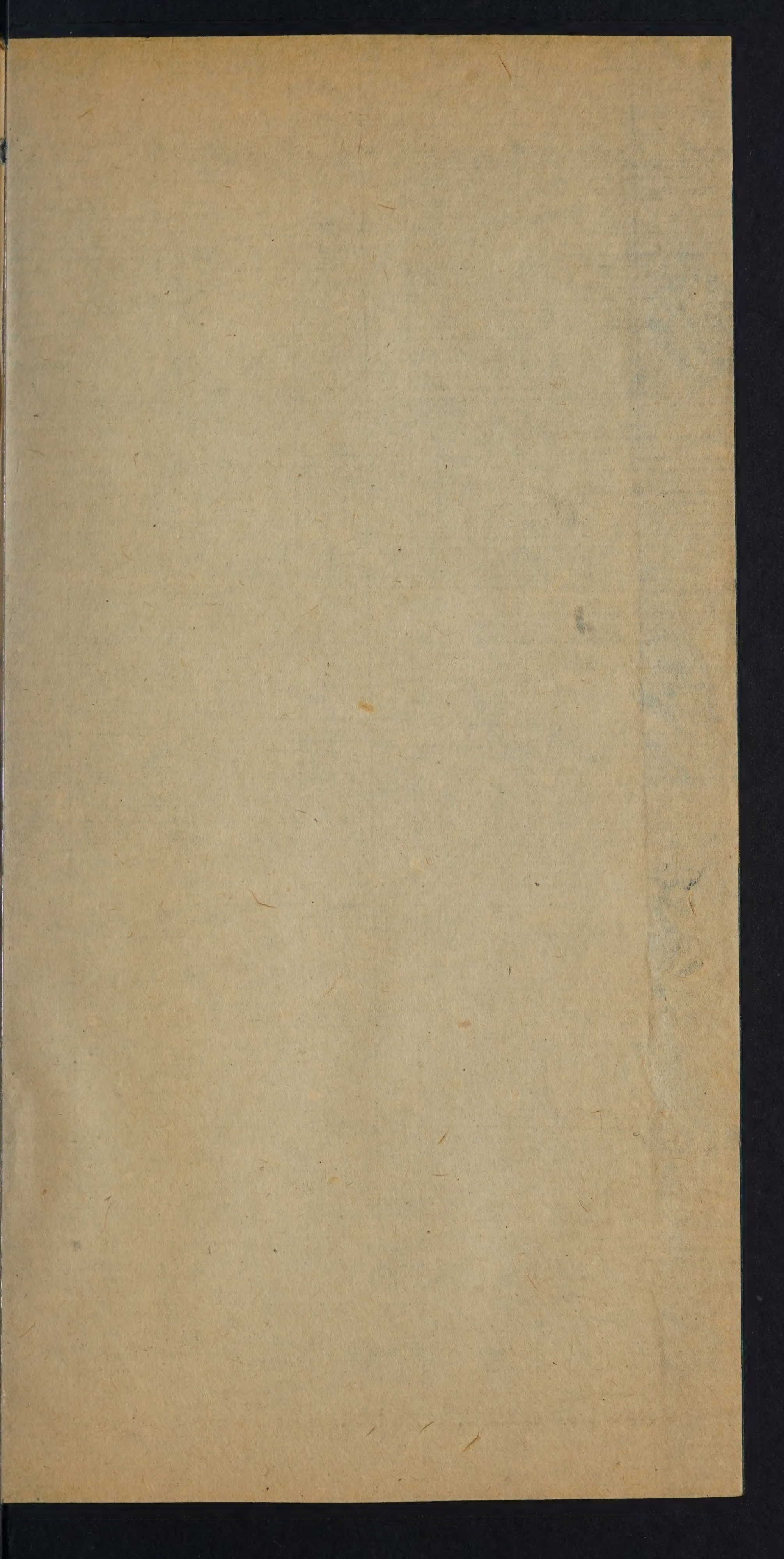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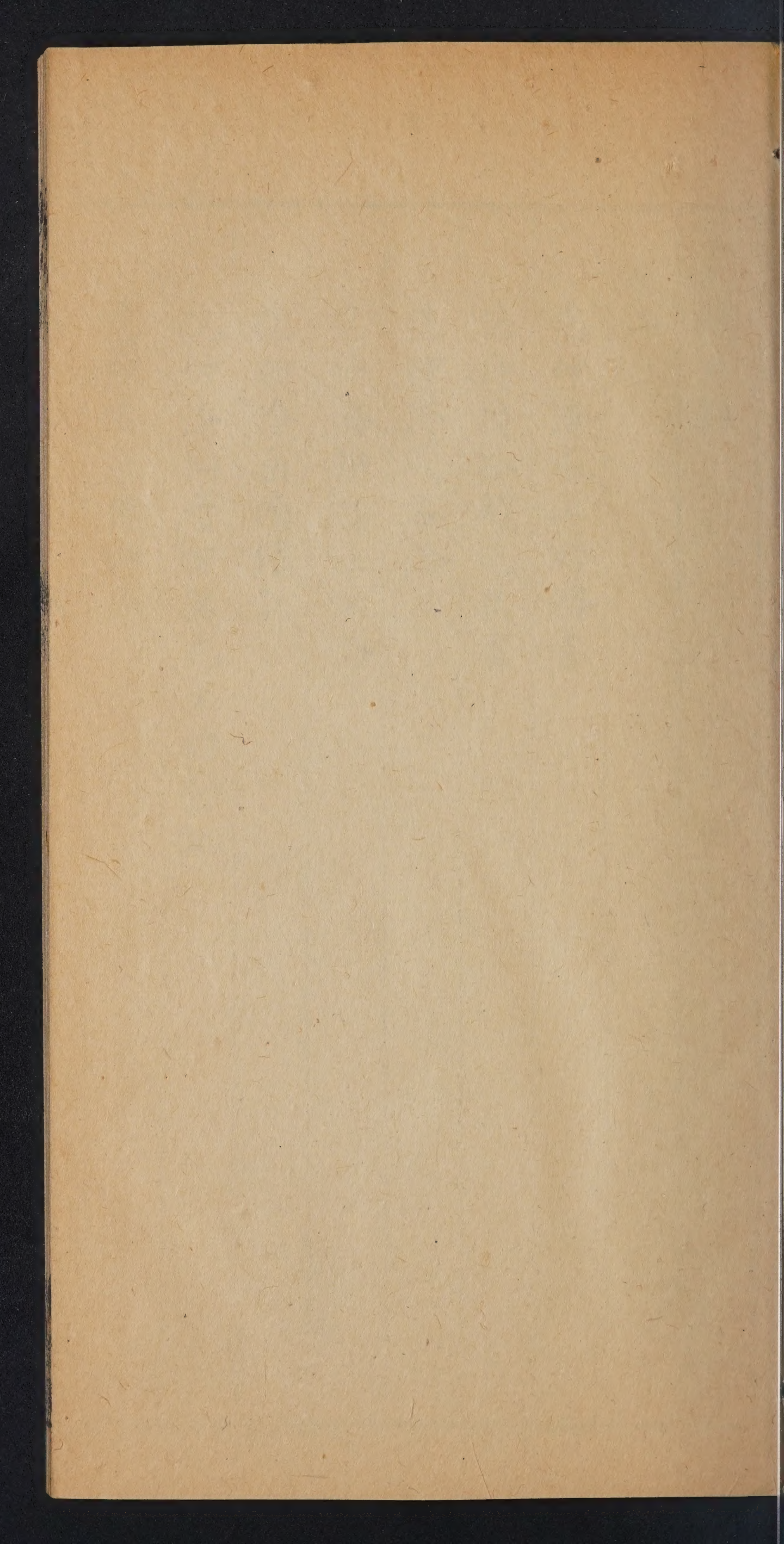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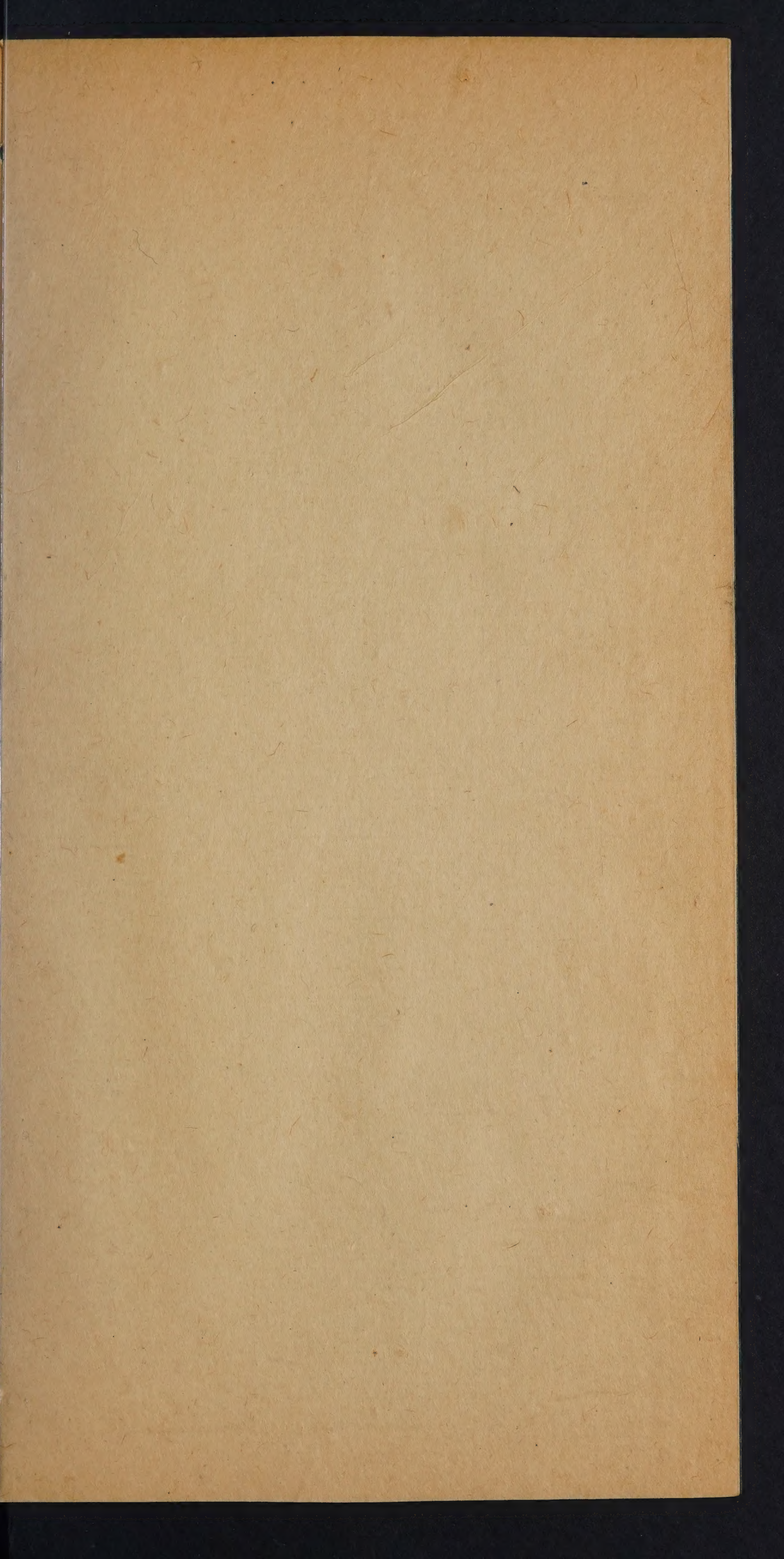








宋文歸目錄

卷二

宋文歸目錄卷二終

宋文歸卷二

竟陵鍾　惺伯敬父點次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恭閱

范仲淹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

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益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益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

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憯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
朝之細○肰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葢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詭
不風從○可敲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
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
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
須而忘馬○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
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

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懼撫之不懷雖或有時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息隆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

鍾惺曰宋之敗亡終不出此數語

茅坤曰古今末世皆

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兇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登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

如此豈獨五代

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碩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散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浸浸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繇此選三館清容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遇居坊陌非唐所謂榮

仙之館也又其閒較讐之職或不繫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
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先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
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
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
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
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
廣忠臣未勸朕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
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勛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

亭坤學 寧真切

以才自調。不使涅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式。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大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恐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奬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寔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職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塡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為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

廉讓○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倘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此非國家之福也○倘為長久之策○則頤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詢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皇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綱○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羅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

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惟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

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
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
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
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
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
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令繼明之始聖政方新
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悦天道降康不從先帝功成之季未
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遵典禮以服天下之
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孫鑛曰朝廷不知大体政事往往如此

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闊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闊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

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容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寔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揺賞罰之權離間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覧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倘密奏之言便以為寔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諧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

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緣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隨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敢罄所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鍾惺曰條陳處既本王道又切人情無一語不提挈大綱無一語不悉入微細真儒學問於此具見

范仲淹荅趙元昊書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晋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

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裒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儻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一季以來。疆事紛起。畊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戍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甞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覇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

從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

茅坤曰一一說破不獨明智萬人亦竟識坦不諱

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鱿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謂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

鍾惺曰誇叙處妙在不動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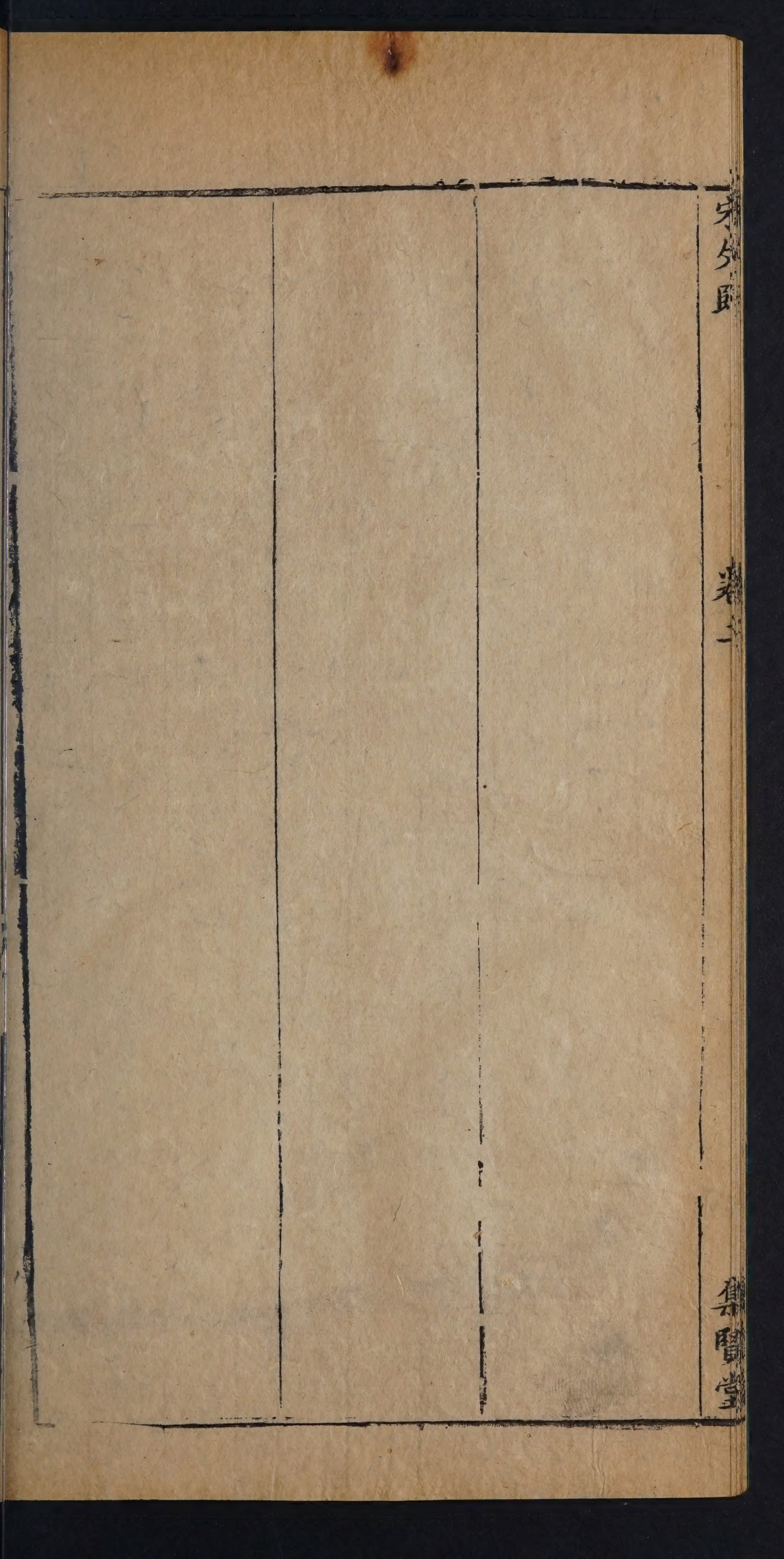
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肰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竊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

衆且蓄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䰟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恨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躰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

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体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忿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遠近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忠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

之患兖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羙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益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鍾惺曰。王者之心。仁人之言。雖其中不無權術。肰窺覓不失王者之心。仁人之言。所以為貴。



葛焉曰用世之論

范仲淹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肰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脊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恣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一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鍾惺曰儒道之是非一辨了肰有功名教之言

范仲淹推委臣下論

天生𤯝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内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脩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内眷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戚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矚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

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

茅坤曰大識見大議論

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鄉闢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雜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

顧夢麟曰誠知此求賢何憂無人

雜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諛嫉者衆必先時以雜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僚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目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目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癸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

手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廢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敕無得悞者。此又權無為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逆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鍾惺曰。庸主不知御下之道。不失之獨委、則失之猜忌。此論分別職權。最為精透。當錄一通為帝座獻。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扵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呑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肰則北通巫峡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扵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肰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

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茅坤曰挾藻非六朝陋習談理無宋儒腐氣

鍾惺曰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也於此見之

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

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鍾惺曰持世之文足與子陵共垂不朽

范仲淹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寔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嘆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没琴不在絃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噫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

譚元春云近之詩大都如此

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根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

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杞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虞矣[illegible]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鍾惺曰論詩處筆墨風流可喜以此知賢者為文未嘗不韻



司馬光上謹習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慮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于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

鍾惺曰秦強[illegible]弱直[illegible]亡國豈不信肰

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也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疆殺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之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

曰勉之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寔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敬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

孝坤曰此忍王之情

室以從民望王郎矯托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授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

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辭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

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督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埽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讓。

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繇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救矣此明主之所愼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鄉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愼其微也又

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濫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從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失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

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敎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橈正法使之縱恣詆讟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肰讙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

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繇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劉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詧其邪正。辯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肰。古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紀綱者。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倘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

奏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竝
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條令。
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正寔可施行。
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較士卒之於州
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
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
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
之人雖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雖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
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

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鍾惺曰。謹習古人多言之。然無此之愷切著明也。而諄諄將士之驕。尤其憂時苦心。

鍾惺曰不肖邊臣從來如此

司馬光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應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之。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言加擢用。既而虜必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户。

鈔契邊良所良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責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之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切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

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財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魚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茅坤曰、宋中外臣子不識大計。乃爾宜其微弱而受夷狄之患也。

